



## 秦腔

□赵平

关于秦腔，先前知道的实在不多。我曾在陈忠实的《我的秦腔记忆》中，读到过他对秦腔饶有兴致、情感浓烈的描写，进而对秦腔有了一点最初印象；在央视春晚舞台上，听过谭维维伙着一帮白褂子、红围巾的关中爷们儿，慷慨激昂地高唱华阴老腔，还以为那就是秦腔；更早以前，看过西影厂拍摄的戏曲片《卷席筒》。结果张冠李戴闹了笑话，人家那是河南曲剧，不是秦腔。

一直以为，秦腔不过是西北地区田间地头土得掉渣的戏曲剧种，没有京剧的华美大气，缺少越剧的温柔婉约，也不及川剧的幽默生动，便也当然地觉得，自己对秦腔多少还是有些了解的。可是，待真正听过秦腔后，我才知道，其实不然。

第一次，也是至今唯一一次在剧场听秦腔，是一个深秋的晚上。我和满场观众静坐在台下，从头至尾，完完整整地观赏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演出全本大幕剧《周仁回府》。将近三个小时里，当那一阵阵高亢激越的唱腔回荡在舞台上空时，我心里止不住一阵阵热流涌动。

没想到，秦腔这种艺术形式竟是这般的震撼人心，这样的触动情怀。

《周仁回府》是秦腔传统剧目，也是秦腔的代表剧目。当晚，中国戏剧

梅花奖三位得主同台献艺，把一个爱恨情仇、义薄云天的悲情故事，演绎得惊心动魄、感人至深。

故事本身并不复杂，甚至有些老套。明朝嘉靖年间，奸相严嵩的干儿子严年垂涎朝官杜文学之妻的美貌，施计陷害杜文学，致其流放岭南。临行前，杜文学将妻托付给义弟周仁。严年许以高官厚禄，威逼周仁献嫂救兄。淫威之下，周仁之妻尽显烈女风范，假扮其嫂至严府欲诛杀严贼，周仁趁机携嫂连夜出逃。孰料，周妻杀奸不成，自戕身亡。后杜文学沉冤昭雪，重获朝廷重用，却误以为周仁害妻，对周仁怒责棍杖。幸得杜妻现身，痛说原委，真相终于大白。

这样一出苦戏，忠良与奸臣、信义与背叛、情爱与离散、生存与死亡，凡此种种，戏剧冲突强烈，人物个性鲜明，扣人心弦，精彩纷呈。

对这出戏印象最深的，当是秦腔独有的极其暴烈的吼唱。戏中很多唱段真是吼得地动山摇、撕心裂肺，吼得酣畅淋漓、苍凉悲壮，吼得粗犷豪放、荡气回肠。那声嘶力竭中，满是丰富的韵味和魅力，真个是“吼得那巨灵劈华山，吼得那老龙出秦川，吼得那黄河拐了弯，太阳托出了个金盘盘”。

全剧的高潮出现在第九场《哭

墓》。周仁忠良仁义，为救义嫂免遭劫难，不惧严年威逼利诱，以妻子的舍生取义换得义嫂性命，终不负当初对义兄的承诺。然而，官复原职的义兄不明真相，叱责棍杖周仁。

月明星稀，寒风怒号，周仁拖着伤痛之躯，满怀冤屈来到妻子墓前，向亡妻述说心中的不平，倾述无尽的思念。那从灵魂深处发出的悲愤刚健的唱段，吼出了心头的冤屈、胸中的愤懑，那一声声吼唱，也吼出了我的两行清泪，悄然滚落……

安坐在剧场舒适的座椅上，舞台上的场景变得有些模糊，脑海里却清晰地浮现起多年前乘火车途经秦岭的情形。那时正是深冬，时近黄昏，疾驰的车窗外，峭壁陡崖、冷杉松林不断飞闪而过，让人觉得阵阵目眩。白雪覆盖的山岭绵延逶迤，时隐时现，在血红的落日余晖映照下，秦岭山川恢弘壮美，大气磅礴。

听秦腔，也许最适合的场所不在剧场，而是秦岭脚下，八百里秦川的村头庄口，晒坝上人头攒动，老戏台张灯挂彩，枣木梆子惊天动地，高亢的吼唱激起山谷阵阵回响。那阵仗就如宋代俞文豹《吹剑录》所言：“关西大汉，铜琵琶，铁绰板，唱大江东去。”那该是何等的痛快、何等的酣畅啊！

## 见笋如面

□陈天敏

由于换了工作，又遇上疫情，最近几年回家的时间和次数都受到限制，我已有三个春天没在家中吃笋了。刚从成都回到叙永的五爸寄来满满一箱快递，里面竟是几根楠竹笋。拆开箱子的一瞬间，家乡的面貌突然在脑海里清晰起来。

川南产竹，有竹自然生笋，笋算是竹的芽。在叙永，笋是春天各种蔬菜开花老后，最鲜嫩的佳肴。叙永所产之笋种类繁多，春笋尤其丰富，其中最普及、最大众的当属楠竹笋和苦竹笋。

楠竹笋出土极早。每年惊蛰一过，春雨发生，小笋子便悄悄地从泥土中冒出尖儿。我觉得“雨后春笋”这个词，一开始就是用来描绘楠竹的。竹子的繁殖能力相当快，只要根须延伸到的地方，都可能有小笋子出现。

早些年，我家屋后便是一片楠竹林。春日雨后的清晨，一株又一株的竹笋顶开头上的泥土，像小鸡冲破蛋壳一般，将地面顶出裂痕。一些笋株还没来得及伸懒腰，就被枯枝落叶覆盖，可是谁也不必去解救它，它连硬实的土层都能冲破，还怕这床软软的棉被吗？

竹笋的生长速度快得惊人。新笋出土后，过三四天再去看来，已经长得比人还高了，一周时间便可冲入云霄。幼时的我，对如此奇异的生长充满好奇，怀疑我家屋后住着仙女，她们总在夜深人静时，使用法术帮助竹笋们迅速长高。我曾幻想和姐姐们拿着手电筒去竹林守夜，而且要目不转睛地盯着小笋子，期待亲眼看着它们慢慢变大。最终自然是没有实现的。

竹笋长得快，老得也快。要想吃到新鲜美味的嫩笋，须于其破土时便做好准备，最迟第二天就要将其挖出，否则吃到的便不再是竹笋，而是年轻的竹子了。

叙永人一般用楠竹笋炒腊肉，若没有肉，直接炒笋也是可以的。简单放点油盐，加上红红的干辣椒，下锅后，滋滋冒着热气。没有把把春天吃进肚子更踏实的事了。此时，还可斟上二两烧酒。春耕了，日子就忙了，吃得痛快才有力气干活。

苦竹笋比楠竹笋时节稍晚。苦竹笋大量上市时，春天即将结束。苦竹比楠竹细，笋也更精瘦，味虽苦，却自带一股清香，既可烹饪，也能生吃，是春末夏初清热解暑的佳品。

叙永传统吃法是，把苦竹笋和酸菜放在一起煮汤，一则此时节蔬菜青黄不接，没有其他菜品可与之搭配，二则酸菜的酸味和苦笋的苦味混合，有开胃之效，令人食欲大增。

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，苦笋炖鸡这道菜受到许多人的喜爱。聪明的人类用罐头把苦笋保存起来，一年四季都可食用。然而，那味道总不及带着泥巴的竹笋新鲜，叙永人家里吃饭，大多只在冬季才会买便于储存的罐头笋。

在叙永北部农村地区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栽种竹子。套用一句老话，竹子全身都是宝，除了可以吃笋外，竹枝可做成扫地的扫把，笋蜕下的壳，古语叫“箨”，可以当柴禾。有的人家在堂屋里放着竹鞭，耕田时用来赶牛，大多数时候用来吓唬娃娃，戏称“牛鞭杆炒腿精肉”。竹又可以编筐做篮，制作家具，它们变成床、椅子、背篋，编织着人们平凡的岁月和生活。

竹，已经的不仅仅是一种植物，而是叙永人血液里的基因，叙永人的精神和品格。

叙永的每一株笋，都见证着那座川南边陲小城的烟火风情。虽然寄一箱笋的快递费能买几箱笋，可谁又能拒绝开箱那一刹那的惊喜呢？毕竟对离家的人而言，见到笋就仿佛见到了亲人和故乡。

## 送别

□刘小春

我上小学第一天，父亲送我穿过一片空旷的田野。田野尽头，一座矮小的平房就是教室。教室里，一些小脸儿脏兮兮的孩子，正大声念着拼音字母。

父亲将我送到座位上，转身便要离开。我不舍，伸手去拉他，但他撇开了我，头也不回地快步走了出去。老师为我送来几块饼干，鼓励我吃一块。我一边大声嚎哭，一边咔嚓咔嚓地嚼着饼干。同桌的女生叫我跟着她学，嘴巴一会儿张成“啊”型，一会儿张成“哦”型。

我读着，情绪刚稍有平复，瞧见父亲正躲在教室右侧的窗户边看我，便又放声大哭起来。泪水迷住了我的眼睛，一些小星星怎么也抹不干净。不知为何，我没有奔出去找他，只是用眼睛四下寻找。窗外，昏黄的土地上，只有几棵粗壮的桉树，父亲已不知何时离去。

后来，我才明白，父亲送我“一生”，我就要用一生相送。

一个春天的早晨，父亲和母亲早早起床做早餐。柴火在灶膛里燃烧起来，伴随着翻炒的声音，肉的香味透过土墙的缝隙钻进了我的鼻腔。凭着香味我判定，母亲是要将这一年的荤素吃食全部烧来在这一顿吃完。

不一会儿，父亲将我扶从床上抱起，腾出一只手，整理我乱蓬蓬的头发，喊一声：“吃饭啦！”我笑着挣脱他，跑到桌边坐下来。满满一大桌的菜，像过年一样丰盛。母亲不说话，为父亲斟了一杯酒。父亲端起酒一饮而尽，放下酒杯时，眼眶红了。

饭毕，父亲背起早已准备好的行囊，母亲拉着我的手送行。跨过后的一道沟，父亲就不让我们跟了。隔

着一条伸手就可以碰到对方的沟，父亲千叮万嘱地与母亲告别。两人都流着泪，但都默契地不跨过沟。最后，父亲狠狠心，转头就走。

父亲个子不高，身上的包裹却又重又大，我不知道里面都装了些什么，只知道母亲恨不得将家里的东西都装在里面，包括我和她。我就这样看着他，背着一座山似的包裹，在一排青葱的竹林里走着，身子越变越小。

后来，我渐渐明白了生活的艰难。我之所以不去追赶，是因为我拗不过父亲，而父亲拗不过命。

我小学毕业后，父亲将我接到上海。不久，他就生了病。病痛的折磨，使他的声音总是带着哭腔，原本饱满英俊的脸庞消瘦下去。亲戚们避不相见，一些流言总能通过某些途径传到耳中。租借的家，从繁闹中突然静下来，满是秋风落叶的凄凉。

严重的抑郁，像风雨一样将我压倒。带着哭腔的父亲，时常在窗边喊我：“儿，出去晒晒太阳。”我眯起眼，看阳光透过窗子，在屋子里变成一束矩形的光。父亲的脸上总挂着坚强而温暖的笑容。见我不动，他又喊：“儿，来帮爸爸捏捏腿。”我立即挪一把椅子到窗外，请父亲坐好，自己搬来一张小凳子，开始为父亲捏腿。

因为生病，父亲本来粗壮的腿明显消瘦了。我为他捏腿的时候，他便减少了哼痛的声音，脸部表情稍显轻松一些。但很快，我的双手失去了力气，速度越来越慢。父亲说：“歇一会儿吧。”我勉强捏几下，心中不愿，但还是缓缓停了下来。

那几年，时间就像利刃，却也不会一刀致命，而是慢腾腾地、慢腾腾

地，轻轻地割着。没有流血，但我们早已形同枯朽。我突然意识到，眼前这个总在告别的男人，总有一天要与我永别。

2003年11月3日凌晨2点，父亲在朱镇老家病逝。我乘坐最快的一列火车往回赶，到家时，离他去世已超过48小时。亲戚们挤在旁边的小楼里，父亲独自躺在我小时候居住的小土屋里。从小楼望去，我只能见到土屋顶上的青瓦和屋前的一大片竹林。

第三天，我给父亲订做的棺木送来了。叔叔们一起去为父亲穿衣换棺。爷爷嘱咐我：“站得远远地看着就好。”我靠近棺木，见他安详地睡在其中，身穿寿衣寿靴，眼窝深陷，脸颊瘦了进去。这可能是我一生中靠父亲最近、也是最久的一次。他再也不会在我想拉住他的时候，硬生生地撇开我的手了。

我笃定他不会再来，但他却再也不会回来。

### “浣花溪”征稿启事

欢迎投来散文(含游记)、小小说等纯文学作品，诗歌因系编辑部自行组稿，不在征稿范围内。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500字，标题注明“散文”或“游记”或“小小说”。作品须为原创首发、独家向“浣花溪”专栏投稿，禁止抄袭、一稿多投，更禁止将已公开发表的作品投过来。作者可以将自我简介、照片附加在稿件中。稿件中不要用附件，直接将文字发过来即可。作者信息包括银行卡户名、开户行及网点的详细准确信息、卡号、身份证号、电话号码。

投稿邮箱:huaxifukan@qq.com